

父母学微信

□ 海 红 (广东深圳, 职员)

一到家, 母亲说, 你帮我把手手机弄一下, 我想建个微信群。我一愣, 自己从没主动建过群, 全是别人将我拉入群, 我的朋友圈里已有上千人。再一问, 原来80多岁的她, 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了。年轻时, 母亲有四位一起读书、一起在校办工厂工作的好友, 两位在这几年里先后去世。许是寂寞和孤独吧, 母亲想把几位老乡和同学放在另一个群里。这时, 父亲上前告状, 说母亲去老年大学交了80块钱, 上电脑手机课, 听了两节却听不懂。

我心生内疚。其实, 父亲更是如此, 他微信上, 除了一个家族群, 朋友同学一概没有。

我现学现卖, 问女婿和老公后, 立马帮她建群。母亲手机微信上除了几个家人亲戚和五位同学, 再就是不久前老年大学老师拉她进的“老年大学基础班群”, 教她们的是年轻人, 她和楼下毕业于南京大学林学院的黄阿姨一起去听课, 结果两个人回来后都说听不懂, 不再去了。

怪不得前段时间, 我在外旅行, 母亲多次点开我的视频。一开始, 吓我一跳, 以为家中有急事, 点开母亲头像, 喊她多次, 没有回应, 好在联系妹妹后, 晓得他们一切安好。一问, 果然那时母亲正在老年大学学习如何使用微信。父母的手机都是我们姊妹淘汰后丢给他们用的。一次, 女儿女婿见我

父亲用的是早已淘汰的老年机, 立刻拉他上街, 给他买个新手机。

我和母亲坐在沙发上。我一一教她, 先教弄视频, 再教语音留言、对话。其实很简单。母亲也曾是五十年代省立重点中学老高中生, 父亲是五八届老大学生, 又不是文盲。果然, 母亲一点就通, 父亲赶紧回屋里拿出他的手机递给我。我发现他俩一学就会, 一做就错, 一停就忘。回到深圳, 我用微信视频尝试呼他们。开始几天没有回应, 原因是没有听见, 毕竟是老人了, 耳朵也不好使。后来, 我则在视频前先打电话通知, 这个方法不错, 与父母微信视频基本没有障碍了。



停车苦

□ 崔 立 (上海, 公务员)

城市停车苦, 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。

一大早去市区的一处学校, 学校不让停车, 准备停附近的马路上, 可马路的社会停车位都满了。我很诧异, 也纳闷, 这么早就没车位了? 城市里的人什么时候都起这么早了? 车子再往前, 拐了个弯, 再转, 连续兜了一圈, 终于拐进了一个大型购物商场, 将车缓缓驶入。所幸, 地面上还有空置的车位, 将车倒入, 熄火, 关门, 走人, 大喘上一口气, 步行半小时到达学校。想想, 好苦。再经三两小时后回至停车场, 将车开至收费口。“三十块!” 一个响亮的男人的声音。在车内一番摸索, 掏出薄薄几张的现钞。离开。车开出好几十米远,

再想想, 好贵。

一次将车开进一个老式小区, 并不宽敞的水泥路一侧停着车, 另一侧, 即为车道, 原有的行道树未砍或也是不敢砍, 为树的根部做了圆弧形的凸出来的水泥侧石, 平整规范的路因为这凸出来的侧石, 显得突兀, 也为开车人带来不便。我小心地开过, 怕一不小心就触碰到侧石, 更怕触碰到其他人的车。

还有次, 我将车停进一处商务楼门口, 里面七八个车之间, 仅存的一个狭窄车位, 我将车开进去, 反复几次倒车, 皆无法如愿。反反复复, 我额头上的汗就下来了。最终, 我还是选择了放弃。为掩饰窘态, 也给自已一个台阶而下, 我对旁侧站立的中

理男人说了一句: “这个, 实在太难停了。” 谁料, 这位仁兄不给面儿, 一副不屑和鄙夷的眼神和语气: “你这也叫难? 还有更难的, 我都见人家开了进去!” 我驶出的车, 只能加踩油门, 只愿尽快远离……

夫人也给我提意见。前不久刚在我车上放了两三百块钱——数不清, 都是十块五块的零钞, 没半个月我就给花个精光。家人问我: “你什么情况? 是车子吃油, 你吃钱吗?” 我无言以对, 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其实, 这一点停车费不过身外物, 停车的苦她又何尝知晓?

想想, 我还是尽量绿色出行, 城市的轨道线四通八达便捷快速, 坦然出行, 但没有停车苦, 还省了油钱停车钱。挺好!

